

艳阳天

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27

我很谨慎，但有时毫无选择，
只得冒险上路，在别人眼中，
也许就是不羁吧。

亦舒

亦舒
- 作品 -
27

艳阳天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CS 900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艳阳天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404-8513-9

I. ①艳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0111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YANYANGTIAN

艳阳天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监制: 刘 霁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 颖 张丛丛 杨 祎 雷清清

文案编辑: 马玉瑾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 刘 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30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13-9

定 价: 4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亦
舒
作
品

艳阳天 目录

壹	_1
贰	_31
叁	_99
肆	_145
伍	_217

艳阳天

壹·

已经豁出去了，
不如沿路看风景。

周从心在天井洗好衣服，晾起，一抬头，发觉已近黄昏，太阳仍然毒得很，如果不打伞，一下子晒起红印。

一排村屋已经残旧，一则没有资源修理，再说，屋主都在等地产商来收购土地重建。

城市边缘渐渐扩张，乡村农地都改建高楼大厦，地平线远处，已不是山坳，再也看不见日出日落，而是一层层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。

空气混浊，紫霞笼罩，远处的城市，像神话中魔宫，十分诡秘突兀。

从心呆呆地眺望。

她从来没去过那边，听年轻的姐妹们说，真是五光十色，什么都有，她们回来时都烫了头发，有的还染成

金黄，穿着时装，满口袋钞票，买回各种电器赠送家人。

从心最穷，因为信义婆不让她到城里找工作。

这时，信义婆站在门口说：“好进来了，傻瓜似的站在太阳底下晒，干什么？”

从心把大塑料盆搬进屋里去。

信义婆问她：“在想心事？”

从心答：“光在家里吃，不是办法。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，跟着秋照与春萍她们出去？”

从心不出声。

信义婆年纪其实不大，但自从丈夫周信义去世后，不到一年，全头白发，远看，真像老婆婆，人家就叫她信义婆。

从心自小知道自己的身世。

她同信义婆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。

从心是一名弃婴。

一日清晨，信义婆上路去市集，经过一株老槐树，看见野狗在嗅一个包裹，布包裹传出婴儿哭泣声。

她心中有数，本来打算走过算数，但忽然之间，包

裹蠕动一下，露出一只小小拳头。

啊，眼不见为净，现在看见了，无论如何也不忍心，她走近，蹲下，轻轻掀开布包，看到洋娃娃般一张小脸。

她将婴儿抱了回家，非法领养。

老远托人买了奶粉回来，赶着缝制小衣服，长到几岁，又送她到乡村小学认字。

从心长得很特别，皮肤雪白，鼻子高挺，他们叫她小外国人，渐渐知道，她也许是个混血儿。

从心十分听话，从来不叫信义婆生气，担起家中一切杂务，邻居都说：“信义婆你好心有好报。”

可是，信义婆心中明白，从心人大心大，以后，势必不会安分守己。

还能把她与世隔绝多久呢，城里的引诱像潮汐般涌入，夏景、冬珊与从心一起长大，早已离家，偶然回来，给小友讲天方夜谭，从心听得津津有味。

有电视机的人家晚上收看歌舞节目，主持人通通穿得像《西游记》中的蜘蛛精……世界早就不一样了。

隔壁的寿安嫂忽然走过来：“从心，你在这里？找你呢。”

从心尊敬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一份差事，不知你做不做，酬劳相当高。”

信义婆代从心问：“做什么？”

“村头有一个病人，需要人服侍。”

信义婆自有智慧，一听，这两句话里不知有多少漏洞。

“病人是男是女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是女子，二十多岁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姜是老的辣。

寿安嫂踌躇一刻：“肺病。”

“那会传染，从心不去。”

“她出高价。”

信义婆说：“那寿安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我有两个小的，走不开，不然我才不怕，做半年，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电视机，通通有了，何乐而不为，我去帮了她三天，她都付我三百。”

“一日一百？”

“就是，我想多做几天，可她嫌我手脚粗。”

从心在一旁说：“我去。”

“慢着，这女子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从前没见过，租了雷家房子住。”

“为什么无端端来乡下地方？”

“养病，贪村里空气好。”

“她干哪一行，那么有钱？”

“信义婆你太奇怪，人家给你钱赚你还刨根究底，钞票张张一样，赚不赚看你的了。”

从心又一次说：“我去。”

“这村里只走剩你一个女孩，你跟我去看看吧。”

信义婆无奈：“从心，你自己当心。”

寿安嫂笑：“就你们一家还用手洗衣裳。”

从心只得腼腆地笑。

她跟着寿安嫂出去，走出门，已看到一天橘红色夕阳。

寿安嫂轻轻说：“信义婆四处欠债，替她还清这一两千，兼替房子修补屋顶，也是好的。”

从心答：“是。”

一样的村屋，雷家那间粉刷过了，看上去干净得多。

推开门，只见室内也整洁。

寿安嫂扬声：“我带了人来。”里边没有响应。

寿安嫂说：“从心，你负责打扫、洗衣、煮饭，都是

你做惯做熟的，没有问题吧？”

这时，房内轻轻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从心。”寿安嫂回答。

“进来。”

寿安嫂说：“进去吧，别怕，是个病人，力气没你大。”

从心点点头。

她掀开竹帘进房。

只见大卧室里挂着雪白的新帐子，有人躺在床上，看见她，十分诧异。

“咦，”她轻轻说，“你也是混血儿。”

也是？

她揭起纱帐，从心看到了一张苍白瘦削的面孔。

虽然满脸病容，但是五官仍然秀丽，一把乌黑发，与从心非常相似。

她怔怔地看着从心：“你与我长得真像。”

从心只是赔笑。

“你父母哪一方是外国人？”

从心迫不得已答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弃婴。”

“呵，那么，生父是洋人。”

从心不语。

她挪动身体：“有件事，想麻烦你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请你替我挠挠背脊。”

从心还以为是什么艰巨的任务，一听是这个，不由得答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从心掀开病人的衬衫，用毛巾裹着手，替她轻轻扫背脊，她不住喊舒服。

背上没有一两肉，脊椎骨一节一节可以数得出来。

而且，病人身上有味道。

“我帮你洗头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从心小心翼翼帮她清洁，病人身体瘦削，一把可以掀起，从心已经把她背了好几回。

从心侍候她吃面，站在她身后不出声。

“你很会干活，留下来吧。”

从心点头。

病人自我介绍：“我姓燕，我的名字叫燕阳。”

从心静静聆听。

“燕阳，就是艳阳的意思，母亲希望我的生命像一个艳阳天。”

她忽然自嘲地笑了。

“你看我们华人，连一个名字，都善颂善祷，太苦了。什么都殷切盼望转机，外国人可没有这种习惯，人家叫铁芬妮^[1]、玛丽、贝华莉^[2]、米兰达，一点含意也无……”忽然问，“你可会英文？”

从心摇摇头。

“我教你。”

从心刚在欢喜，又听得她说：“从今日起，我只与你讲英文，你不懂也得懂，很快会讲会答。”

从心倒抽一口冷气。

这女人真怪，她说的话别人不大听得懂，却会讲外语，已经病重，居然还有闲情教英文。

她说：“我累了，你在外边睡，陪我，别走。”

从心说：“我回去同婆婆说一声。”

“寿安嫂会去说，关门吧。”

[1] 铁芬妮：Tiffany，蒂法尼，（女）英名。

[2] 贝华莉：Beverly，贝弗利，（女）英名。

从心去掩门，离远，高楼大厦灯色已经亮起，闪烁美丽，像在招引年轻飞蛾的魂魄。

燕阳在她身后呢喃了一句英语，从心知道她的意思，她似在说：“多少人想朝那方向飞过去。”

临睡前，燕阳点燃一支线香，奇异的甜香沁人心脾，使从心很快坠入梦乡。

她从来没有睡得那样好，直至燕阳唤她。

天已经蒙蒙亮，淡淡一个人影，站在她的对面，叫她服侍她梳洗。

从心这才发觉，病人身上气味来自呼吸，五脏六腑大概都坏了。

燕阳说：“把药拿过来。”

她有一只盒子，里边分十多格，放着不同形状颜色的西药丸。

替她梳头的时候，头发一蓬蓬落下。

从心暗暗心惊，这是肺病吗？好像不似。

从心把藤椅端到门前，背她坐到椅上让她晒太阳，顺手在天井撒一把米，好让麻雀来啄食。

燕阳静静看着小鸟跳跃，嘴角似笑非笑。照说，病得那么厉害，应该痛苦才是，但是从心看出她的心境异常平和。

像是在说：回到家来了，一切不用怕，终于到了家了。

她有一只小小录音机，播放不知名的外国音乐，从心只觉乐声如泣如诉，叫人忍不住侧耳聆听。

燕阳看着她笑了。

她俩相处得很好。

从心什么都肯做：脏的、重的、琐碎的，来回跑市集找鲜口食物，半夜起来喂病人吃药。

燕阳每星期付她一次酬劳，从心迅速替信义婆还清债项。

信义婆讪讪接过钱说：“你瘦了，从心。”

从心答：“也算不停手。”

“难服侍吗？”

“人很好，很客气。”

“听说，她已经垂危。”

“有时精神还好，话也颇多。”

“难为你了，从心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她孑然一人，很可怜，即使没有厚酬，也应该帮她。”

“一个亲人也没有？”

从心摇摇头：“从没收过信，也无人探访。”

“她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不知从哪里来。”

从心说：“她从美国纽约来。”

“她告诉你的？”

从心点点头。

那天，从心回到燕阳处，看见门外有两个公安在说话。

从心连忙赶上去。

只听得一人礼貌地说：“这位女士，有病该进医院，国家医疗设施十分先进，一则可获得照顾，二则避免传染。”

门内没有响应。

从心发觉是乡公所的熟人，立刻笑说：“洪大哥、鲁大哥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

这两人本来可以做从心的叔伯，所以一听大哥两字，立刻舒畅无比，整个人松懈。

“噢！小从心，你在这里做工？”